

蓝染植物文献的另类解读

赵翰生,李劲松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研究意义]蓝草是古代使用量最大的植物染材,品种有很多,且不同品种的蓝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往往还有不同的名称。今人对这些名称原植物的讨论,有很多不够明晰之处。[研究方法]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古文献、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现代植物学知识,对蓝草不同名称的历史记载,予以不同以往的另类解读。[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古文献中出现的木蓝,在没有特别标示其形态特征的前提下,原植物似乎还应包括同属豆科的野青树;苏颂和李时珍笔下的吴蓝,原植物疑似为豆科的野百合;宋应星笔下的菟蓝,原植物疑似是苋科的野苋,或是爵床科的观音草。

关键词:植物染材;蓝草;野青树;吴蓝;菟蓝

中图分类号:TS193.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20)01-0017-09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Blue-dyeing Plants

ZHAO Han-sheng, LI Jin-so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varieties of indigo plants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vegetable dye in ancient time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indigo plant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often have different names. Now many discussions on the plants with these names are not clear enough. Combining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cient document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modern botany, this paper gives a different and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original indigo plants with different names. It finds that the original plant of *Indigofera tinctoria* in ancient books, if there was no particular description of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eems to include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belonging to leguminosae, and that the original indigo plant written by Su Song and Li Shizhen, is suspected to be Wild lily of the leguminous family, and that the original plant of Amaranth Blue written by Song Yingxing, is suspected to be Wild amaranth of the amaranth family or *Peristrophe baphica* of Acanthaceae.

Key words: vegetable dye; indigo plant;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Amaranth Blue

蓝草是古代使用量最大的植物染材,一般凡可制取靛青的植物,皆可谓之“蓝”。其品种有很多,且不同品种的蓝草以及它们所染出的色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往往还有不同的称谓。不仅历代文献对蓝染植物名称及形态特征的叙述,混沌难明,莫衷一是,即使今人依据这些叙述的讨论,也仍有很多错乱和不够明晰之处。因此,对古文献相关的记载和今人的研究做一些必要的梳理和探讨,可望为进一步更好地理解中国蓝染历史和传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料。

1 文献记载中的蓝染植物

先秦时期有关蓝染植物的二则记载:

一是《诗经·小雅·采芣》诗句:

“终朝采芣,不盈一襜。”

二是《礼记·月令》“仲夏之月”说:

“令民毋艾蓝以染。”注云:“为伤长气也,此月蓝始可别。”《夏小正》曰:“五月,启灌蓼蓝。”

《诗经》中之“蓝”后人注为蓼蓝,并被普遍认同。《月令》的记载是有关蓝草种植的最早记载。这两则记载说明当时蓝染植物似乎只有蓼蓝一种。

两汉时期有关蓝染植物的三则记载:

一是《尔雅·释草》:

“葳,马蓝。”郭璞注:“今大叶冬蓝也。”

收稿日期:2019-10-09

作者简介:赵翰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劲松,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二是崔寔《四民月令》:

“榆荚落时可种蓝,五月可刈蓝,六月种冬蓝。”

四是《汉官仪》:

“蓼蓝供染绿纹绶。”注:“蓼,小蓝也。”

崔寔书中的“蓝”是指蓼蓝,将它与“冬蓝”并举,说明北方地区除广为种植除蓼蓝之外,还大量种植叶片比蓼蓝大的“冬蓝”以及叶片较小的“蓼蓝”,蓝染植物的品种已为3种。

南北朝时期有关蓝染植物的记载见于贾思勰《齐民要术》:

“《尔雅》曰:‘葳,马蓝。’注曰:‘今大叶冬蓝也。’《广志》曰:‘有木蓝。’今世有菱赭蓝也。蓝地欲良,三遍细耕,三月中浸子,令芽生,乃畦种之。治畦下水,一同葵法。……崔寔曰:榆荚落时可种蓝。五月可别蓝,六月可种冬蓝(冬蓝,木蓝也。八月用染也)。”

一般认为“榆荚落时可种蓝”所指之“蓝”即是蓼蓝。贾思勰将冬蓝、木蓝、菱赭蓝并举,分列在描述具体种植蓼蓝技术之前,说明当时蓝染植物已有蓼蓝、冬蓝、木蓝、菱赭蓝四种,且马蓝始有冬蓝之别称。另,文后为《四民月令》注释的“冬蓝,木蓝也。八月用染也”之“木蓝”,实为大蓝之误刊^[4],亦即冬蓝又名马蓝、大蓝。因有的版本郭璞注《尔雅》称马蓝为大菜冬蓝。

唐宋时期有关蓝染植物记载比之以前多了许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书所载蓝染植物的品种名称始现混乱的苗头,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宋代苏颂《图经本草》和罗愿《尔雅翼》所云即展现出这个迹象,并都已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辨别。

苏敬《新修本草》:

“蓝实,有三种;一种围径二寸许,厚三、四分,出岭南,云疗毒肿,太常名此草为木蓝子。如陶所引乃是菘蓝,其汁拌为淀者。按经所用,乃是蓼蓝实也,其苗似蓼,而味不辛者。此草汁疗热毒,诸蓝非比,且二种蓝,今并堪染,菘蓝为淀,惟堪染青;其蓼蓝不堪为淀,惟作碧色尔。”^[5]

苏颂《图经本草》:

“蓝有数种,有木蓝,出岭南,不入药;有菘蓝,可以为淀者,亦名马蓝。《尔雅》所谓:‘葳,马蓝’是也;有蓼蓝,但可染碧而不堪作淀,即医方

所用者也。又福州有一种马蓝,四时俱有,叶类苦益菜,土人连根采之,焙捣下筛,酒服钱匕,治妇人败血甚佳。又江宁有一种吴蓝,二、三月内生如蒿状,叶青花白。”^[6]

罗愿《尔雅翼》:

“蓝数种,总谓之蓝。其大叶者别名马蓝。《释草》云:葳,马蓝。郭氏曰:今大叶冬蓝也。疏云:今为淀者是也。凡物大于其类者,多以马名之,今人言亦然。盖诸蓝之类,菘蓝惟堪染青,蓼蓝不堪为淀,《雅》作碧色,故以马蓝为作淀之蓝。崔寔曰:榆荚落时可种蓝,五月可刈蓝,六月可种冬蓝。冬蓝,大蓝也,八月用染。……本草唐本注云:蓝,圆径二寸许,厚三四分,出岭南。云疗毒肿,太常名此草为木蓝子。”

苏敬书中列出的蓝染植物名称有木蓝、菘蓝和蓼蓝三种。苏颂书中列出的蓝染植物名称有五种,分别是木蓝、蓼蓝、亦名马蓝的菘蓝、福州马蓝、吴蓝。罗愿书中列出名称有马蓝、大叶冬蓝、菘蓝、蓼蓝、大蓝、木蓝,但据其解释马蓝、大叶冬蓝、大蓝为一种,故实为马蓝、菘蓝、蓼蓝、木蓝四种。

明清时期有关蓝染植物记载非常多,这些记载除引录前人之言外,还出现了将以前食用和入药的甘蓝作为蓝染材料的记录,对不同品种的蓝染植物形态特征也比以前详尽了许多。下择三例。

宋应星《天工开物》:

“凡蓝五种,皆可为淀。茶蓝即菘蓝,插根活。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

李时珍《本草纲目》:

“蓝凡五种,各有主治,惟蓝实专取蓼蓝者。蓼蓝叶如蓼,五六月开花,成穗细小,浅红色,子亦如蓼,岁可三刈,故先王禁之。菘蓝叶如白菘,马蓝叶如苦荚,即郭璞所谓大叶冬蓝,俗中所谓板蓝者。二蓝花子并如蓼蓝。吴蓝长茎如蒿而花白,吴人种之。木蓝长茎如决明,高者三四尺,分枝布叶,叶如槐叶,七月开淡红花,结角长寸许,累累如小豆角,其子亦如马蹄决明子而微小,迥与诸蓝不同,而作淀则一也。别有甘蓝可食。”

《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

“今南北所种,除大蓝、小蓝、槐蓝之外,又有蓼靛,花叶梗茎皆似蓼,种法各土农皆能之。……擘蓝:一名芥蓝,叶色如蓝,芥属也,南方谓之芥蓝,叶可擘食,故北方谓之擘蓝,叶大于菘,根大于芥茎,苗大于白芥,子大于蔓菁,花淡黄色,三月花,四月实,每畝可收三四石,叶可作菹或作干菜,又可作靛染帛胜福青。”

仅这三本书中出现的蓝染植物名称便有大蓝、小蓝、菘蓝、茶蓝、板蓝、槐蓝、木蓝、马蓝、吴蓝、苋蓝、甘蓝、擘蓝,名称多达 10 余种,但显然明清时期可用于染蓝的植物并非这么多,一些蓝染植物名称应是同一品种的不同称谓,如菘蓝即茶蓝,甘蓝即擘蓝。蓝染植物众多名称的出现,亦说明当时对蓝染植物的认知混乱已非常明显。为此,李时珍曾试图予以澄清,云:“苏恭以马蓝为木蓝,苏颂以菘蓝为马蓝,宗奭以蓝实为大叶蓝之实,皆非矣。”清人姚炳在《诗识名解》中也指出:“郑渔仲《通志》:蓝分三种,谓俱堪作淀。然但称大蓝无马蓝名至。《释草》:菘。注别云:马蓝菜,要未可据。苏颂又谓菘蓝,即《尔雅》马蓝。则三者之分又混淆矣。”^[4]

2 今人对蓝染植物名称和科属的判定

因蓝草不仅是用来染色,还多用于入药,故近年来从这两方面对蓝草名称和品种研究的论述非常多,均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仅就染色而言,现今相关研究较为重要的论述有以下 6 篇,可作为讨论古代蓝染植物的基础。

(1)赵丰《〈天工开物〉彰施篇中的染料和染色》^[5]一文,对《天工开物》所载染料植物的类别进行了考辨,对其中五种蓝染植物的名称和科属的判定是:菘蓝,别称茶蓝,十字花科。蓼蓝,蓼科。苋蓝,别称小蓝、小叶蓼蓝,疑似蓼科。马蓝,爵床科。木蓝,别称吴蓝、槐蓝,豆科。

(2)榕嘉《我国古代的制靛之蓝》^[6]一文,对古籍和现代药典中的蓝做了统计,指出可供药用及制靛之蓝至少八种之多,分别是:别称茶蓝、大蓝的十字花科菘蓝;十字花科草大青;别称槐蓝、野靛青的豆科木蓝;别称山蓝、大叶冬蓝的爵床科马蓝;别称臭大青、青心草的马鞭草科路边青;蓼科的蓼蓝;别称小叶蓼蓝,不知何科属的苋蓝;别称卷心菜、蓝菜的十字花科甘蓝。但古代用于制靛的还是以菘蓝和蓼蓝最为常见。

(3)张俪斌等《我国蓝草的传统植物学知识研究》^[7]一文,对古籍所载各种蓝草究竟是哪种植物?大致支持赵丰的说法,并归纳整理了我国民间利用的蓝草种类及分布,认为文献记载的我国蓝草共 10 种及变种,分属于 6 科 6 属,分别是爵床科的板蓝;十字花科的菘蓝;豆科的木蓝;豆科的野青树;夹竹桃科的蓝树;萝藦科的蓝叶藤;萝藦科的绒毛蓝叶藤;萝藦科的翅叶牛奶菜;豆科的假大青蓝;蓼科的蓼蓝。目前仍在利用制靛的蓝草仅前 5 种。

(4)张琴《中国蓝夹纈》一书中^[8],对宋应星所云“凡蓝五种”进行了考订(表 1),指出若以现代

表 1 今人对蓝染植物甄别的异同

Tab.1 Different view of the blue-dyeing plants

	蓼蓝		菘蓝		马蓝		木蓝		吴蓝		苋蓝	
	科名	又名	科名	又名	科名	又名	科名	又名	科名	又名	科名	又名
赵丰说	蓼科		十字花科	茶蓝	爵床科		豆科	吴蓝、槐蓝	豆科	木蓝	蓼科?	小蓝、小叶蓼蓝
榕嘉说	蓼科		十字花科	茶蓝、大蓝	爵床科	山蓝、大叶冬蓝	豆科	槐蓝、野靛青				小叶蓼蓝
张俪斌说	蓼科		十字花科	茶蓝	爵床科	板蓝	豆科	吴蓝、槐蓝	豆科	木蓝	待考证	
张琴说	蓼科	吴蓝	十字花科	大青	爵床科	山蓝、茶蓝、琉球蓝	豆科	小青、槐蓝	蓼科	蓼蓝		
刘道广说	蓼科		十字花科	茶蓝	爵床科	板蓝、山蓝	豆科	吴蓝、冬蓝	豆科	木蓝、冬蓝		
张海超	蓼科		十字花科	冬蓝	爵床科	山蓝、板蓝、茶蓝	豆科	槐蓝	蓼科?	苋蓝?	蓼科?	吴蓝?

植物学的标准去衡量,宋应星的这段记载的文字颇有谬误。认为蓝染植物只有四种,分别是:别称茶蓝、山蓝、琉球蓝的爵床科马蓝;别称小青、槐蓝的豆科木蓝;别称吴蓝的蓼科蓼蓝;别称大青的十字花科菘蓝。

(5)刘道广《中国蓝染艺术及其产业化研究》一书中^[9],对李时珍所云进行了考订,认为“蓝凡五种”可以理解成四类:一是爵床科的山蓝,又名马蓝、板蓝;二是十字花科的菘蓝,因其花色呈淡黄色,与油菜花色相同,遂又名茶蓝;三是豆科木蓝,又名吴蓝、冬蓝;四是蓼科蓼蓝。

(6)张海超、张轩萌《中国古代蓝染植物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10]一文,认为刘道广的说法不够准确,言:“马蓝和板蓝尽管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但现在的植物学界已经将板蓝从马蓝属中分出,而且成立了单独的板蓝属。木蓝是否就是古书上的吴蓝仍可以存疑,而冬蓝所指也并不是木蓝。”并指出现代实际上用于染蓝的常用蓝草品种只有4种,分别是蓼蓝、菘蓝、木蓝和板蓝。文献中出现的马蓝即板蓝;槐蓝即木蓝;冬蓝即菘蓝。《本草纲目》中所记冬蓝、马蓝、板蓝、菘蓝全都是指现在的菘蓝,所记吴蓝可能是在吴地培植成功并得到推广的蓼蓝新品种。同时还指出:自然界可以制靛的植物虽然很多,但现实中常用的蓝染植物品种,需具备靛分含量要高,种植和采收不能太过繁琐,加工程序简便易行等特性,故只有上面的寥寥4种。十字花科的甘蓝、马鞭草科路边青等植物,或因不具备其中的某一特性,或因自然生长的资源量很少,并不会真正用来大规模制靛。

3 相关问题讨论

从上面引述的今人研究结论看,基本认同古代主要的蓝染植物是蓼科的蓼蓝、十字花科的菘蓝、爵床科的马蓝、豆科的木蓝以及明代出现仍不能确定品种的吴蓝(或菟蓝)五种,而对古文献中出现的这些蓝染植物的名称,原植物究竟是指那种?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表1)。不可否认每一种结论或许都可能接近真相,但仅对古文献对这些植物只言片语形态特征的描述和别名的甄别,进行粗略分析,确实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质疑的地方。为表述清楚,下面行文不避累赘繁冗,先

分别将《中国植物志》中所记蓼蓝、菘蓝、马蓝、木蓝这几种蓝草的形态、生境作简要介绍,再结合古文献所载进行讨论。

3.1 《中国植物志》中的几种蓝染植物形态、生境描述

(1)蓼蓝(*Polygonum tinctorium* Ait.)。蓼蓝是蓼科蓼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通常分枝,株高50~80cm。叶卵形或宽椭圆形,长3~8cm,宽2~4cm,干后呈暗蓝绿色,顶端圆钝,基部宽楔形,边缘全缘。总状花序呈穗状,长2~5cm,顶生或腋生,花被5深裂,淡红色,瘦果宽卵形。3~4月种植,6~7月采收。中国南北各省区有栽培或为半野生状态。因其叶片较之菘蓝小,故往往又被称之为“小青”。

(2)菘蓝(*Isatis indigotica* Fort.)。菘蓝,中国原产植物,又名茶蓝、板蓝根、大青叶,系菘蓝属二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株高40~100cm,有白粉霜,顶端多分枝。基生叶莲座状;叶片长圆形至宽倒披针形,长5~15cm,宽1.5~4cm,先端钝而尖,基部渐狭,全缘或稍有波状齿;有柄;茎生叶长椭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7~5cm,宽1~4cm,基部叶耳不明显或为圆形。总状花序成圆锥花序状,花瓣4片,黄色,成十字形排列。可春播或夏播,春播在4月上旬,夏播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

(3)马蓝(*Strobilanthes cusia* (Nees) Kuntze)。马蓝,又名板蓝、南板蓝。爵床科板蓝属多年生草本,茎直立或基部外倾。稍木质化,高约1m,通常成对分枝,幼嫩部分和花序均被锈色、鳞片状毛,叶柔软,纸质,椭圆形或卵形,长10~20(~25)cm,宽4~9cm,顶端短渐尖,基部楔形,边缘有稍粗的锯齿,两面无毛,侧脉每边约8条,两面均凸起;叶柄长1.5~2cm。穗状花序直立,花常淡红紫色,通常排成腋生。生于山坡、林下、路旁、溪边等阴湿处。其根、叶也被用来制取“大青叶”和“板蓝根”,由于它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故又称为南板蓝。

(4)木蓝(*Indigofera tinctoria* Linn)。木蓝,又名槐蓝、野青靛。豆科木蓝属小灌木。高50~80cm,叶互生;奇数羽状复叶,长2.5~5cm,小叶对生,小叶9~13片,叶片卵状长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长1.5~3cm,宽0.5~1.5cm,先端钝圆,有小尖,基部楔形,全缘,两面被丁字毛,叶干时常带

蓝色。总状花序长 2.5~5cm, 红黄色, 通常腋生, 远较叶为短, 花疏生, 有花约 20 朵, 黄色。分布区域为华东及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因其枝干呈木质化, 故又以木蓝名之。又因为其花、叶和果实与同属豆科的槐树有类似之处, 所以又称槐蓝。另据调查, 木蓝的分布不仅只局限于上述, 从华北到海南的广大地区内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10]330-341}。

3.2 蓼蓝和木蓝

总体而言, 古文献对蓼蓝和木蓝的形态特征记载比较清晰, 如上引《本草纲目》对蓼蓝和木蓝形态特征、《四民月令》对蓼蓝的种植和采收时间的记录, 均与现代植物学的描述相符, 比对识别相对较容易, 所以古今的认同大体一致, 没有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古文献中所云木蓝, 原植物似乎还应包括同属豆科与木蓝形态特征较为接近的野青树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Mill.)。据《中国植物志》载, 这种植物的形态特征是: 直立灌木或亚灌木, 高 0.8~1.5m。羽状复叶长 5~10cm; 小叶 5~7 (~9) 对, 对生, 长椭圆形或倒披针形, 长 1~4cm, 宽 5~15mm, 先端急尖, 稀圆钝, 基部阔楔形或近圆形, 上面绿色, 密被丁字毛或脱落近无毛, 下面淡绿色, 被平贴丁字毛。总状花序呈穗状, 长 2~3cm, 花冠红色。分布区域为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古人因囿于认识的局限, 或许将它和木蓝混为一谈。前引《齐民要术》引《广志》曰: “有木蓝”, 白云: “今世有茛菪蓝也”, 便是一例。木蓝和茛菪蓝并举, 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说文解字》: “茛, 草根也。”所谓的“茛菪蓝”大概就是指这种蓝靛根是赭色的^{[12]72}。在诸蓝中, 只有今人认同的木蓝, 根是赭色的^[11], 故《齐民要术》所云茛菪蓝的原植物实为木蓝。而贾思勰将木蓝和茛菪蓝并举,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广志》里记载的木蓝为岭南地区的产物, 《齐民要术》记载的植物则是北方地区的产物。从木蓝和野青树的分布区域判断, 北方没有野青树, 而有木蓝, 所以《广志》所云木蓝, 很可能就是南方大部地区都有生长的野青树。因文献材料太少, 历史上利用野青树叶制靛的史实今天已很难厘清, 但今人的田野考察, 或多或少地映现出古代用野青树叶制靛的踪迹。张佃斌说: 现在云

南有的地方还有用野青树制靛的^{[7]386-393}。实际上现在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除常用菘蓝、蓼蓝、马蓝制靛外, 也有用野青树制靛的, 虽不如用这三种蓝普遍, 但绝非罕见。据秦双夏实地调查,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土地比较少的侗寨,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 有部分人家都用一年一种的野青树叶沤蓝靛, 农历 3 月播种, 农历 6 月初六可以割第一次, 一年可以割 4 次。用其制出的蓝靛, 染色效果较之其他蓝草靛染出来的侗布要好看, 特别是“绞侗”染衣袖布、头巾布和背带布的时候, 用其所染红色调会更多一些, 以致每个侗寨仍有少数人家对它情有独钟。而大部分人家不用野青树叶沤制蓝靛的主要原因: 一是因为叶上有绒毛, 皮肤比较敏感的人接触后会觉得痒, 有时还会起像被蚊子叮那样的红包, 所以只有皮肤好的人家才用其制靛; 二是因为用野青树叶制靛较其他蓝麻烦, 所用时间长, 当地甚至有沤蓝时路人看过沤缸就沤不出靛的说法; 三是因为种植时经常需要施肥、除草, 同样面积所种的蓝草, 以其产蓝靛量最少。且染布时所用蓝靛量, 也比其他蓝所制蓝靛多^[12]。另外, 海南俗称野青树为“假木蓝”或“假蓝靛”, 木蓝和蓝靛前面的“假”字, 颇能说明海南过去不仅利用木蓝制靛, 也利用野青树制靛。这些调查资料, 反映出历史上利用野青树制靛的映像史实, 同时也间接印证了有些古文献或许将同属豆科与木蓝形态特征较为接近的野青树混为一谈的可能。

此外, 根据木蓝和野青树的分布区域, 前引《汉官仪》里所记用以染蓝的“蓼蓝”, 则非常有可能就是木蓝。《说文解字》释蓼: “木细枝也。”扬雄《方言》则说: “木细枝谓之杪, 青、齐、兖、冀闲谓之蓼。故传曰: 慈母之怒子也, 虽折蓼笞之, 其惠存焉。”“折蓼笞之”说明蓼蓝枝条既韧又有一定的硬度, 符合这个条件的蓝染植物显然只有木蓝。汉宫里用蓼蓝染色之事, 在南朝梁任昉所撰《述异记》中曾被当作奇闻异事予以记载, 谓: “蓼园在定陵, 《汉官仪》曰: 蓼园供染绿纹绶。小蓝曰蓼。”《汉官仪》和《述异记》的记载, 充分说明早在汉代, 我国北方蓝染植物除蓼蓝和冬蓝之外, 还有木蓝。并非一般认为的那样, 即从西汉到《齐民要术》诞生的北魏以及《玉烛宝典》出现的隋代,

北方地区的蓝染植物只是蓝和冬蓝两种^{[10]330-341}。

3.3 马蓝和菘蓝

马蓝之名始见于《尔雅·释草》，并又称之为大叶冬蓝或冬蓝、大蓝；菘蓝之名始见于唐代苏敬《新修本草》；宋代苏颂《图经本草》说菘蓝又名马蓝。分析这些文献所述植物形态，菘蓝、马蓝无疑是同一种植物，即十字花科的菘蓝。对这种植物的命名依据，实际上是有迹可寻的。马蓝或大蓝之命名，如《尔雅翼》所云：“凡物大于其类者，多以马名之，今人言亦然。”即是说在染蓝植物只有蓼蓝和菘蓝的时代，后者叶片远大于前者，故后者又以“马”或“大”名之。菘蓝和冬蓝之得名则与它的生长状态相关联，亦即《埤雅》所云：“菘性隆冬不雕，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在李时珍《本草纲目》“甘蓝”条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即谓甘蓝乃大叶冬蓝之类，并引南北朝人胡洽说：“经冬不死，春亦有英。其花黄，生角结子，其功与蓝相近也。”在现代汉语植物命名中十字花科菘蓝的得名，显然也是如是。

比苏颂《图经本草》稍晚的罗愿《尔雅翼》，则将菘蓝与马蓝分举成两种不同的植物。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继承了罗愿的观点，并云“菘蓝叶如白菘，马蓝叶如苦苣，即郭璞所谓大叶冬蓝，俗中所谓板蓝者”，反映出明代比之宋代已能更好的区分这两种植物。不过比对前引《中国植物志》对这两种植物叶子形态大小，即十字花科的菘蓝叶宽阔不如爵床科的马蓝（板蓝）叶描述，李氏所言“叶如苦苣”的“马蓝”与十字花科的菘蓝叶非常接近。而所言“叶如白菘”的“菘蓝”，显然也是形容其叶也较宽阔，以示区分马蓝。因为菘形似油菜，叶片较大，呈倒卵形，波状缘边，春日开黄花，一般通称“白菜”。能制靛染蓝，叶片宽阔胜十字花科菘蓝的只有爵床科马蓝（板蓝）。所以据此推断，李氏所云“菘蓝”应是今爵床科的马蓝植物，所云“马蓝”应是今十字花科的菘蓝。

罗愿和李时珍对菘蓝和马蓝的定名，不仅与今人迥异，与比他们早点的人亦有不同。其缘由可能与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有关。罗愿是南宋徽州歙县人。历任鄱阳知县、赣州通判、鄂州知事等。李时珍是明代湖北蕲春县人，长期在家乡行医和著述。十字花科的菘蓝，南北地区均有分布。

爵床科的马蓝，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北方罕有。马蓝之名早已被北方大量种植的十字花科菘蓝占用，为人熟知。或许李时珍为更好地区分这两种植物，遂将只有南方地区分布的叶片也较为宽阔的爵床科马蓝，借用菘蓝之名而名之，并言简意赅的用“叶如白菘”标识之。亦或许菘蓝在不同时期、地域的习用名就是爵床科马蓝。这不是古人的错误，诚如张海超先生所说：隋唐及更早之前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冬蓝”，应是现在的菘蓝，古书中将“冬蓝”定名为“马蓝”，只是反映了时人的看法及当时的语言习惯。用现代的命名体系去判定古人的说法并不恰当，但今天的研究者必须清楚马蓝和菘蓝这些词古今所指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植物^{[10]330-341}。

除前文引录的明代文献外，在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也有对不同蓝草种类的记述，谓：“蓝有数种。槐靛叶似槐，以五月种，畏水浸之；蓼靛叶团；大叶蓝似苦苣；唯山靛易染上青，叶似赛兰，三月插条种之。”所言四种蓝草，其中的三种，即似槐的槐靛，叶团的蓼靛，似苦苣的大叶蓝，基本可以肯定分别是豆科的木蓝，蓼科的蓼蓝，十字花科的菘蓝。山靛从其名称及其“叶似赛兰”“三月插条种之”特点来看，应是爵床科的马蓝。依据有三，一是无论何地的习用语，在形容野生的物产时，都有“山”“野”互换的现象，如野桑叶称之为山桑叶，野蚕称之为山蚕。爵床科马蓝多生于山坡、林下、溪边等山坡郊野阴湿处，故将其称之为山蓝亦是如是；二是赛兰又名珍珠兰，叶片纸质，椭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顶端急尖或钝，基部楔形，与爵床科马蓝叶极为相似；三是在今天的西南和东南地区，用扦插法繁殖马蓝仍很普遍。

另外，菘蓝在《天工开物》中称之为茶蓝，张琴认为茶蓝、马蓝是山蓝之别称，吴蓝又是蓼蓝的别称，宋应星把茶蓝之名给予菘蓝，是将茶蓝和菘蓝“混为一谈”了。张海超依据《天工开物》所记：“闽人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并根据闽地的自然条件以及临近的台湾、浙江传统培植的蓝染植物种类推断，福建的蓝草品种也以板蓝为主，《天工开物》中的茶蓝指今天的板蓝。两位学者的这个定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两则材料

可作为间接印证。一是明代的商品经济发达,靛是主要商品染料,交易频繁,且数量庞大。作为大宗商品染料,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其制作原料的成本必然追求尽可能的低,加工工序必然追求尽可能的便捷,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最大的利润,否则的话就会事半功倍得不偿失。而在诸蓝中含靛量多寡名次前三位依次是蓼蓝、马蓝、菘蓝^[13]。虽然蓼蓝含靛量最多,但产量不如马蓝,不仅制靛时间较马蓝长,加工程序也不如马蓝简便易行。所以选用茶蓝做原料制靛的商品,“性价比”要高于蓼蓝。明代江西种植蓝草的情况颇能证明这点。《泰和县志》即记载:“青靛。本县土产蓝草,长只四五寸。故其为靛,色虽淡,而价甚高,由于土人少种故也。成化末年,有自福汀贩买蓝子至者,于是洲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14]。二是笔者曾实地考察过广西种植蓝草和制靛的情况,了解到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八江乡、同乐乡、独峒乡、林溪乡等侗寨,过去有很多野生蓼蓝,也有人工种植用于染布的,但是因为加工过于麻烦,现在都不再用于沤制蓝靛了。

3.4 吴蓝和菟蓝

从前文所引录文献可知,吴蓝之名和形态始见于宋代苏颂《图经本草》,其后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记载了这种蓝草的形态。两书描述相近,皆是“蒿状花白”。而菟蓝之名始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有研究者根据目前仍在利用的几种蓝草状况,判定“吴蓝”是现在的木蓝。但木蓝的形态和花色,与“蒿状花白”的吴蓝均不符合。也有研究者受《天工开物》所记菟蓝是“蓼蓝小叶者”启发,认为:吴蓝也可能是某一蓝染植物经过优选后产生的变异品种。《本草纲目》中记载开白花的吴蓝很可能正是宋应星笔下的“菟蓝”,李时珍提到的吴蓝可能是在吴地培植成功并得到推广的蓼蓝新品种^{[10]330-341}。但是根据宋应星记载,吴蓝和菟蓝是分列的不同品种,这种看法似乎也很难让人完全接受。

在自然界中可以染蓝的植物很多,而且理论上凡含有游离吡啶酚、吡啶甙的植物,均可用以制靛。为何古往今来产靛量较大的植物只有寥寥四、五种?尤其是今人对可制靛植物的研究,不可

谓不深入和透彻,却没有发现其他另外产靛量较大的植物?这就为我们下面的讨论,提供了换一个路径的思路,即不在纠缠吴蓝和菟蓝是否可以制靛,只关注他们可以染蓝这一点。那么吴蓝和菟蓝究竟为何种植物呢?

先谈谈吴蓝。吴蓝在苏颂和李时珍笔下的形态特征是“蒿状花白”。蒿即蒿草,是蒿属植物的统称,有很多种类,包括蒭蒿、萎蒿、细竹蒿、小艾蒿、白背蒿等。此“蒿状”之蒿,可能是指人们较为熟悉的蒭蒿。而符合这一特征又可以染蓝的植物,只有豆科的野百合^①(图1野百合,图2蒭蒿)。这种植物未见制靛的记载,或许是因为靛分含量过低。在苏、李二氏所述吴蓝形态特征正确的前提下,似乎不能排除吴蓝就是野百合的可能。在《图经本草》和《本草纲目》里面,关于百合形态特征都有专门的条目和描述。



图1 野百合

Fig.1 Rattlebush

李时珍的描述有两句:“一茎直上,四向生叶。叶似短竹叶,不似柳叶”“叶短而阔,微似竹叶,白花四垂者,百合也”。更正了苏颂所说:“三月生苗,高二、三尺。



图2 蒭蒿

Fig.2 Artemisia

竿粗如箭,四面有叶如鸡距,又似柳叶。”可见李氏对百合的形状是非常了解的。为何他没注意到吴蓝可能就是野百合?其缘由可以在李氏关于“蓝”的行文中找到一些端倪。如行文中对吴蓝,只有性状描述,没有明言是否可以制靛。而对木蓝,不仅有性状描述,还明言是可以制靛的。《本草纲目》是集医药之大成的著作,着重的是各种物类的药用价值,对某种物类染色的情况并非关注的重点,难免出现一些疏漏,如说菘蓝、板蓝两蓝花子“并如蓼蓝”,便是一例。再者李氏对吴蓝形状特征的描述,明显是转录自苏氏之书,似乎并没有亲眼见识过,以致不能纠正苏氏的错

误。据此,本文推测古文献中吴蓝的原植物,疑似为豆科的野百合。

再谈谈菹蓝。菹,一般指菹科的菹菜。古代文献中在描述菹、蓝这两种植物形态时,有经常互为比照的传统,如唐慎微《证类本草》云:“菹实当是白菹,所以云细菹亦同,叶如蓝也。”将叶片小于蓼蓝且似菹的蓝染植物,俗名称之为“菹蓝”,无疑是继承了传统。菹蓝在宋应星笔下的形态特征是“蓼蓝小叶者”,而且“种更佳”,其叶也可以制靛。今许多研究者据宋应星所说,推测菹蓝是蓼蓝的一个新品种。令人困惑的是这种“种更佳”也可以制靛的植物,为何没有得到普遍种植,成为大宗制靛原料,甚至在今天也只能推测其可能是某种植物。一般来说,人的趋利本性对质量品质高的原料都会格外重视,尤其是各种蓝草的种植环境要求都不是很高,在靛市场的需求量很大的情况下,菹蓝淡出人们视野的关键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即菹蓝不是一个好的制靛原料。《天工开物》里面关于染色工艺的记载便是一例最好的注解。如所云:染鹅黄色、大红官绿色、豆绿色、天青色、葡萄青色、蛋青色、翠蓝、天蓝、玄色、月白、草白、毛青布色等诸色,皆用靛。其中的豆绿色工艺是:“黄檗水染,靛水盖。今用小叶菹蓝煎水盖者,名草豆绿,色甚鲜。”月白、草白二色工艺是:“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菹蓝煎水,半生半熟染。”^[15]特别指明了用菹蓝煎水代替用靛的方法。由此可知,菹蓝当是直接用于染色,不是将其制成靛后再使用。而据杜燕孙《国产植物染料染色法》记载,田野中常见的野菹,茎叶中含有紫色素,有染色价值,可染紫色^[16]。野菹所染紫色,想必是非常浅的紫色,色素也不会太稳定,否则这种非常易于得到的植物,在染紫时定会大行其道,不会被染家忽视。在今日通用的色标中,蓝色和紫色相邻,将浅紫色说成蓝色也并非错误。或许正是野菹可以染蓝,叶形又与蓼蓝相近,被古代染家又俗称之为菹蓝,且因其又易于得到,所以在染豆绿色、月白、草白等浅绿色调时代替蓝靛使用。据此,本文推测《天工开物》中菹蓝的原植物,很有可能就是野菹。

此外,在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了一种叶片小于蓼蓝又似菹叶的植物:“野靛青,

一名鸭青,处处有之,如菹菜,叶尖,中心有青晕。治结热黄疸,定疮毒疼痛,生肌长肉。”^[17]可称之为“野靛青”者,有好几种原植物,如马边草科的大青,茄科的龙珠,鸭跖草科的鸭跖草,爵床科的观音草等。形似赵学敏所说的“如菹菜,叶尖,中心有青晕”者,只有爵床科的观音草(*Peristrophe baphica*)。其特征为:全草长约80cm,有灰白色毛。茎有浅槽,节间长。叶对生,卵形,长3~10cm,宽1.4~4cm,先端渐尖,基部楔形,全缘。花单生,淡红色。蒴果椭圆形,有毛;种子4粒,黑色,卵圆形而扁,表面有凸起小点。主产于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各地^[18]。不仅叶片形似菹菜和蓼蓝,花色也与蓼蓝相近(图3观音草、图4蓼蓝)。虽然赵学敏没有说此植物是否可用于染蓝,但从其名称判定,应该能够染蓝,而且张国学在西双版纳野外调查中确实发现当地将观音草作为蓝色染料使用,不仅用来染棉线和麻线,还用来染筷子^{[7]386-393}。据此,《天工开物》中菹蓝的原植物,除可能是野菹外,似乎也不能排除是爵床科的观音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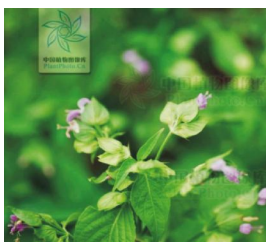


图3 观音草

Fig.3 *Peristrophe baphica*



图4 蓼蓝

Fig.4 Indigo plant

(采自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http://www.cvh.org.cn/>)

4 结语

通过对蓝草相关文献的考辨,除了认同已有研究对蓝草种类甄别的一些判定外,还得出4种不同与以往的看法:①我国在汉代时利用的蓝染植物已有三种,即蓼科的蓼蓝、十字花科的菘蓝、豆科的木蓝,到南北朝时又增加了豆科的野青树。②古文献中出现的木蓝,在没有特别标示其形态特征的前提下,似乎还应包括同属豆科与木蓝形态特征较为接近的野青树。③苏颂和李时珍笔下的吴蓝,因其含量少,染色时多是直接利用,而非制靛后再用,原植物疑似为豆科的野百合。④宋应星笔下的菹蓝,同吴蓝一样,染色时也多是直接利用,原植物疑似是菹科的野菹,或是

爵床科的观音草。需要特别解释的是,这些看法只是基于现有资料的另类解读而得出的推测,并非否定已有的研究,而且很可能是谬误,只是冀希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蓝染植物提供一些参考。

注释:

①野百合可以染蓝之说,见1990年6月28日《中国纺织报》:《大青树.我国古代的制靛之蓝》。转引自张海超、张轩萌《中国古代蓝染植物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 [1][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M].缪启愉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272.
[HouWei]JIA Si-xie.Qi Min Yao Shu [M].Miao Qi-yu collating. Beijing: Agricultural Press,1982:272.
- [2][唐]苏敬等撰.新修本草(辑复本)[M].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85.
[Tang Dynasty]SU Jing, et al. Tang Materia Medica (Series of copy) [M].Shang Zhi -jun compiling and collating.Hefei:Anhui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1981:185.
- [3][宋]苏颂.图经本草(辑复本)[M].胡乃长,王致谱辑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23.
[Song Dynasty]SU Song.Tujing Bencao (Series of copy)[M].Hu Nai -chang,Wang Zhi -pu compiling and noting.Fuzhou: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1988:123.
- [4][清]姚炳.诗识名解[M].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Qing Dynasty]YAO Bing. Shi Shi Ming Jie [M]. Volume 12// Photoprining Si Ku Quan Shu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1983.
- [5]赵丰.《天工开物》彰施篇中的染料和染色[J].农业考古,1987(1):354-358.
ZHAO Feng.Dyestuff and Dying in Zhang Shi Chapter in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s of Nature[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7(1):354-358.
- [6]榕嘉.我国古代的制靛之蓝[J].江苏丝绸,1990(3):29-31.
RONG Jia. Bluegrass used to make Indigo in Ancient China[J]. Jiangsu Silk, 1990(3):29-31.
- [7]张佃斌等.我国蓝草的传统植物学知识研究[J].广西植物,2019(3):386-393.
ZHANG Li-bin,et al.Research on Traditional Botony Knowledge of Bluegrass in China[J]. Guihaia, 2019(3):386-393.
- [8]张琴.中国蓝夹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49-50.
ZHANG Qin.China Indigo Print (Blue Jiaxie) [M].Beijing: Academic Press,2006:49-50.
- [9]刘道广.中国蓝染艺术及其产业化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2.
LIU Dao -guang.Research on the Art of Blue Dyeing and its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M].Nanjing: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0:12.
- [10]张海超,张轩萌.中国古代蓝染植物考辨及相关问题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3):330-341.
ZHANG Hai-chao,ZHANG Xuan-meng.The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of Blue-Dye Plants in Ancient China [J].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2015(3):330-341.
- [11]建康.中草药真伪鉴别大典(上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47.
JIAN Kang.Authentic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Volume 1)[M].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2007:47.
- [12]秦双夏.侗族织染工艺与文化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D].广西民族大学,2011.
QIN Shuang-xia.A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bout Weaving and Dyeing of Dong with Sanjiang Dong Autonomous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for Example [D].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2011.
- [13]马琳,夏光成.大青叶原植物的古今应用研究[J].药学实践杂志,2000(5):309-310.
MA Lin,XIA Guang-cheng.Research 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pplication of Folium Isatidis [J].The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2000(5):309-310.
- [14][清]杨切.泰和县志[M].卷一一,食货志•土产//光绪六年刻本.
[Qing Dynasty]Yang Ren. Taihe County Records[M].Volume 11, Shi Huo Zhi •Local Products// Block -printed Edition in 1880 (in the sixth year of Guangxu's Reign).
- [15]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1.
PAN Ji-xing.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for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s of Nature*[M].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3:91.
- [16]杜燕孙.国产植物染料染色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220.
DU Yan -sun.Dyeing with Domestic Vegetable Dyes[M].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1950:220.
- [17][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13.
[Qing Dynasty]ZHAO Xue -min.Supplement to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l[M].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07:113.
- [18]崔同寅.全国重名易混中药鉴别手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23.
CUI Tong -ying.National Identification Manual of Chinese Medicines with the Same Name and Confusing [M].Beijing: China Medical Science Press,1992:23.

(责任编辑:李强)